

题记：如果人不把自己和全人类放在一起，他便看不清楚自己，同时若不把人类和生命界整体放在一起，他也看不清楚人类，相同的，若不把生命界和宇宙放在一起，他也看不清楚生命。
——德日进

从生命的时代到思想的时代

■陈大新

今年是法国杰出的地质学家、古生物学家德日进(1881—1955)逝世60周年。他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在北京写下具有开创性的名著——《人的现象》，他也是世界上首次考察北京周口店的学者之一。

如此看来，德日进与中国有着很深的缘分。在今天，人类社会快速进入信息时代，却充满困惑、迷惘，在地球村仍然随时发生着暴力、冲突和局部战争的时候，回过头来，看一看德日进当年是怎么说的，想一想人类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，恐怕并非没有必要。

啮齿类与灵长类拥有共同祖先

德日进曾反复提到地球史上的三大事件，并认为这三件事分别代表三个时代：化学凝聚的现象代表生命之前的时代，生命的来临代表生命的时代，思想的诞生代表思想的时代和未来。而人类能够从生命的时代走向思想的时代，真是九死一生，极为幸运。

毛泽东曾说，“人猿相揖别，只几个石头磨过，小儿时节”。漫长的生物史真如“红楼”一梦，一时间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，一时间又“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，物种在一次次爆发和灭绝中演进，人类终于走出了转型前的新石器时代。

6500万年前，在地球上生活了1.8亿年的恐龙家族退出历史舞台，为其他生物的发展兴盛留下了巨大的空间。恐龙的称霸地球，则是因为2.4亿年前一次全球大灭绝，这次灾变使当时90%以上的生命形式走向灭亡，为恐龙的崛起创造了历史机遇。

恐龙走后，在接下来的6000万年里可谓是“鹰击长空，鱼翔潜底，万类霜天竞自由”，昆虫、蜥蜴、蛇类、有袋类、鸟类、哺乳动物中的鲸、啮齿类、肉食类、有蹄类都各显神通，纷纷亮相，地球失去了霸主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元景象。植物界在此期间也迎来了被子植物辐射，而蕨类和苏铁类植物则走向衰败，菩提树、大草原出现。

据近年的一项研究成果(见《化石》2013年第二期《科学家利用系统表型学构建出有胎盘类动物的共同祖先》一文)表明，有胎盘类哺乳动物是6500万年前恐龙及地球上70%左右的物种灭绝后发生的。证实了啮齿类和灵长

类这些物种从没有与恐龙共舞过，而是在恐龙时代终结后的20万—40万年间，他们共同起源于一种小型的、食虫的、善于跑跳的祖先。

人类进化步履维艰之际，上苍赐予人类一次发展良机

一般认为直立人的出现在500万年前，而此时大多数现生的物种都已出现，人类在当时并非得天独厚的一族，相反正处于东躲西藏，时刻提防着天敌的窘境。

然而，就在人类进化步履维艰之际，上苍又给了人类一次发展的良机，这就是发生于11000年前的生物大绝灭。在对这次大绝灭的研究中，人们发现了一个情况，就是绝灭发生后，动物的个体普遍地缩小了。古生物学家徐钦琦曾谈到，虽然自己常年研究古生物，但当在美国洛杉矶沥青湖博物馆亲见11000年前后两个动物群的巨大差异时，仍然感到吃惊和出乎意料。那些真正的庞然大物，如猛犸象、乳齿象、剑齿虎、鬣狗、披毛犀、大地懒、巨獭等，只在今天的教科书中被提及，人们已无缘再见它们当年的狰狞气象。然而，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史前壁画上，却留下了这些大型动物的身影。顺便提一下，熊猫是这次大劫难的幸存者之一，而它对人类的生存不构成任何的威胁。

大型、威猛的动物集体退场，大大减小了人类的生存压力，也使他们可以不必过于担心安全问题，走出深深的岩洞，在辽阔的原野上一展才华，尽显天赋。

洞穴艺术，文化之光

1940年，正处在二战期间，4个十几岁的男孩，在法国多尔多涅省蒙提格纳附近的树林子里，发现了著名的拉斯高洞穴，也是迄今所发现的冰川时代画廊中最壮观的一个，在“公牛大厅”绘有4头长达5米的巨型黑色公牛，还有运用透视原理画的马，由于很像我们的国画，人称“中国马”。这些作品在神似和细致方面让人叹为观止。19世纪60年代，在法国一侧的比利牛斯山的一个洞穴里，出土了一块雕有熊头的骨头，是第一件由学者亲自发现的史前工艺品，这位学者叫拉尔泰，他还发现了著名的“无羞耻的维纳斯”，一件史前裸体女性牙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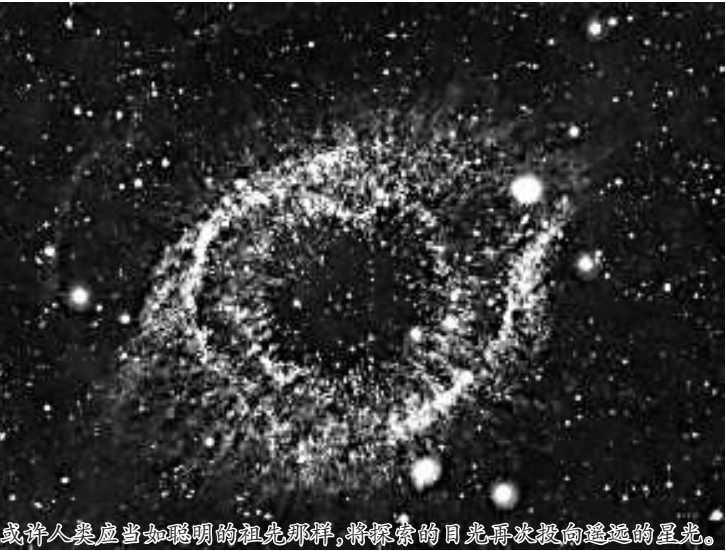
欧洲发现的大量洞穴艺术都指向一个史前的年代：“旧石器晚期”。相当于公元前3.5万—8000年前，人类社会在此期间出

现了一波小小的繁荣，生产方式转为专门的狩猎和采集，人类发明了成套的石制工具，还有骨器、鹿角器。从拉斯高洞穴壁画中数量最多的是野牛这一点，可以推断出它们是当年人类的主要猎物。

据专家们研究，洞穴是神圣的所在，人们在此举行宗教礼仪和交感巫术活动，祈求狩猎的成



德日进与他的著作《人的现象》。



或许人类应当如聪明的祖先那样，将探索的目光再次投向遥远的星光。

功。这时人类的活动已经依赖于合作，并且力求效率的提高。

考古学是“将过去挖出来”，史前是没有文献记录的历史，然而却有物证。如果以为距今好几万年前的石器时代，人类就只会觅食、寻找庇护所或沉溺于性交，那就错了。那时人类已有了被今天称为宗教和艺术的东西。而这就是文化。

今天很时尚的人类，在解剖学意义上与3.5万年前的克罗麦隆人没什么两样

按照一些生物学家说法，

人类的进化在3.5万年前克罗麦隆人出现后慢了下来，并停止了。克罗麦隆人在解剖学上与现代人完全一样，如果他们穿越到今天来，很快就能适应现代的生活。旧石器到新石器人类走了数万年，而从新石器走出来，人类只用了几千年。英国考古学家戈登·柴尔德说：“人类的制度习俗是由过去事件塑造的。”人类活动



状态。

德日进《人的现象》在谈到中国时说：“中国直到昨天还像1万年以前一样，这里的文明精致得令人难以置信，但直到19世纪末，这里依然停留在新石器时期。”

也许这样一番话，在今天将要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中国人听来，有些意外，但对于1940年的中国来说，实在并不夸张。当然，如果我们了解到今天很时尚的人类，在解剖学意义上与3.5万年前的克罗麦隆人没什么两样，对当前世界上仍然顽固存在的愚昧和暴力，以及其他暴露出来的人性的弱点，也就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。

从天体的角度来看，行星最大的特点是思想的磷光

根据目前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宇宙，物质是分为不同层次的，从基本粒子圈到单体圈，然后是变化无穷的分子组合，由无限小到无限大的天体和银河系。宇宙的无限性和物质无限可分性，被帕斯卡称为“两个深渊”。在这样的宇宙“人的现象”意味着什么呢？自休斯时代起，地球被分为5个圈，或者说是5个层次，金属圈、岩石圈、流动的水圈和大气圈，在这其中则有动植物层构成的生物圈。而人的出现，在生命的星球上点燃了意识的火焰。这火蔓延开来，笼罩了地球，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现象，智力圈。这是一个“会思考的层”。“人悄悄地进入了世界……”

当地球上有了人以后，从天体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的行星最大的特点已不是大海的蔚蓝，也不是森林的苍翠，而是思想的磷光。

尽管根据“进化叶柄的自动消灭”法则，我们已经很难清晰地看出人类的来历，但思想和思想都早已在微粒中埋下。德日进认为，世界上任何东西，如果不是开头就悄悄存在的，它是不可能经历一系列由进化完成的过渡，在末尾突然发生的。生命是有目的，在更高的层次中也会有更高的意识存在，人和思想都不是突如其来的，都是必然要发生的。地球作为行星，只有一次会为生命所覆盖，如同草木一秋，而生命也只有一次能上升到思维阶段，如同植物的花季，作为有意识会思想的人类是应当极为庆幸和珍惜的。

古生物学家马修说过，如果人的分支消失，立刻会有另一个

会思考的分支来代替它。地球上出现智能生物是必然的，但出现人类却是未必的。这使我联想到史蒂芬·霍金和列纳德·蒙洛迪诺在《大设计》中关于量子力学的一个说法：宇宙正如粒子一样，不仅有一个单独的历史，而且每一可能的历史，都具有自身的概率。

德日进认为，作为个体，人的进化虽然已达到一个很高的阶段，而人类集体向更高阶段的进化，才刚开始，这种进化的方向是所有个体意识一起创造一种崇高伟大的精神，使人类实现超越民族和种族的统一。

人类是物质的，也是精神的，尽管此前，人的完善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，这也如同人类社会的完善一样。现在人类社会的缺陷还很多，在学术上、政治上、精神上使人们焦虑的东西还很多，这是因为我们正处在现在与未来交融的含糊不清，而又紧张不安的地带。也许人类自以为进入了所谓的“现代高科技时代”，其实如果将人类置于大背景下观察，不过是刚刚走出新石器时期不远，这样一想，我们的心情或许会平静一些。

人作为一个能够思想的微粒，是荣幸的，也是负有责任的

人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同步的，作为一个人，作为“生命之树”顶端一颗微粒，一个能够思想的微粒，他是荣幸的，也是负有责任的。尽可能地了解自我，发现自我，完善自我，正是一个人的生命最终的意义，而“解开人的密码实际上就等于设法了解世界是怎样形成的，它应当如何继续形成。”(德日进)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一个人对自我的探索，也是对世界的探索。

人类虽然由于天赐良机和自身努力得以进入了现代文明的时代，但刚走出新石器的人们，尚来不及抖落一身远古的尘埃。衣着考究，仍时不时会露出新石器时代遗留的根性。虽然一些人始终怀抱大同理念，但霸主意识仍在很多人的原始血脉中贲张。曾经那样经磨历劫，命悬一线的人类，疲惫不堪地走出了新石器，完成了从生命时代向思想时代的转型。然而，遥望前程，寻找“世外桃源”之路正长。或许人类应当如聪明的祖先那样，将探索的目光再次投向遥远的星光。

南怀瑾的律己

■古滕客

国学大师南怀瑾，是一位见解卓异的学人。他亦儒亦佛亦道，又非儒非佛非道。如此横跨传统，而又驰骋于传统之上的知识老人，在当代不啻凤毛麟角。虽然如此，但南怀瑾却非常律己，做人处世都讲原则。

南怀瑾仅上过一年小学，没有文凭。他的学问主要靠私塾传授，以及刻苦自修。上世纪60年代，他得以为多所私立大学聘请，衣食有了着落。随着著述日富，名声日高，一些公立大学也瞄上了他。然而，没有文凭就不能到公立大学当教授。怎么办？台湾“教育部”有意为他破例，主动派人登南怀瑾的门，请他在一张表格上签名盖章，说只要履行这个手续，就可以颁发他教授证书。

如此举手之劳，南怀瑾就是不干。对方不死心，连续跑了数次。南怀瑾最后对人说：“麻烦你跑了好几趟，真对不起部长和你，并非我不识抬举，不通人情，无奈我从来不想取得什么资格，事实上我不想把

我这些不成文的著作拿去请人审查，我当然不能在申请表上签名盖章。”

1966年，应蒋介石、蒋经国父子邀请，南怀瑾为台湾“三军”作巡回演讲。一次，在高雄冈山空军基地，蒋介石到场聆听，忽然触动心思，回到台北，下令成立“复兴中华文化委员会”，自任会长，并请南怀瑾主持日常工作。在旁人看来，这简直是天赐良机。南怀瑾却婉言谢绝，他私下向人交底，对于一个学者，必须保持超然的身份。

南怀瑾对学问的争论没有兴趣，但对文章中的硬伤，则是闻错即改，绝不马虎。曾有人在报刊撰文，指出他在一本书中，将成语“履践蚺贵”解释错了。南怀瑾得知后，火速通知出版社，停止发行，立即对有关段落进行修改。并派人找到指出他错误的作者，当面表示感谢。

南怀瑾不以著作为私有，他崇奉取之天地还诸天地。在台湾时，他就为出版立下五个“不”：不做促销广告，不请名人写序，不登自己的照片，不追究盗版，不把自己的著作权留给后代。



1994年，南怀瑾为修建“金温铁路”，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。这个公司，许多人都想挤进去，包括他在老家的子孙、亲友。南怀瑾铁面无私，一概拒绝。

南怀瑾虽很律己，但却宽容待人。他是文化界的奇人，对于一切意欲求学之人都以礼相待，将自己所学倾心传授，从不要求任何回报。在这样的交流之中，南怀瑾与不少西方人士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。他的学生除了有蒋经国、何应钦、蒋鼎文、顾祝同等人，还有美国禅宗巨子卡普勒、英国学者李约瑟等人。

南怀瑾生性律己，一生不从政、不当官、不去惹闲事，潜心学问，所以沉淀到现在，可能是千古一人了。

萧红：好在还有爱情

■阮小籍

萧红死时说：“我将与长天碧水共处，留得半部‘红楼’给别人写了——半生尽遭白眼冷遇，身先死，不甘不甘！”这句话究竟包含了萧红多少的忧伤？多少的凄凉？多少的不甘？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，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，以萧红桀骜不驯的性格，又怨谁呢？

萧红从来就是那种极喜欢张扬的女子。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女作家里，无论是冰心、陈衡哲、庐隐，还是凌叔华、苏雪林，大都是一件旗袍，外加毛线罩衫，既传统又典雅，可萧红偏不——新奇的火红上衣、咖啡色格呢裙、短筒皮靴、绸带束花，十足一个“另类青年”，就连鲁迅先生见了萧红时髦的装扮，也是连连摇头。当时的萧红，生活窘困，寂寞无助，却依然装扮得大红大绿，这样的搭配，或许只有她才能承受得了。

世事不容一厢情愿，萧红可以说是枉费了许多才情——

眉汗颜的话来。“我将与长天碧水共处，留得半部‘红楼’给别人写了——半生尽遭白眼冷遇，身先死，不甘不甘！”这句话究竟包含了萧红多少的忧伤？多少的凄凉？多少的不甘？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，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，以萧红桀骜不驯的性格，又怨谁呢？

萧红从来就是那种极喜欢张扬的女子。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女作家里，无论是冰心、陈衡哲、庐隐，还是凌叔华、苏雪林，大都是一件旗袍，外加毛线罩衫，既传统又典雅，可萧红偏不——新奇的火红上衣、咖啡色格呢裙、短筒皮靴、绸带束花，十足一个“另类青年”，就连鲁迅先生见了萧红时髦的装扮，也是连连摇头。当时的萧红，生活窘困，寂寞无助，却依然装扮得大红大绿，这样的搭配，或许只有她才能承受得了。

世事不容一厢情愿，萧红可以说是枉费了许多才情——



与萧军6年苦恋，随端木蕻良远赴香港，最终客死异乡……当代著名女诗人李琦在谈及萧红时说：“她贫穷、瘦弱/岁月拮据，好在/她那时还有爱情”……

就是爱情，让萧红寻觅了一辈子，谁料想结局竟如此凄凉。萧红苦于人生无法飞扬，所以临死时拿《呼兰河传》与“红楼”自比，这不是没有缘故。

一生喜欢华罗和热河，死得却冷冷清清，不知道萧红如何去定义悲喜？